

犹太割礼的现代医学诠释^{*}

杨梦 赵绮文^{**}

【摘要】犹太割礼是历史悠久的犹太传统宗教仪式。根据犹太传统,所有犹太男婴在出生第八日都要进行犹太割礼——包皮环切术。论文首先回顾有关犹太割礼的研究、包皮环切术与预防各种疾病的关联性研究,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论证犹太割礼的医学价值:可以预防男性阴茎癌;降低女性伴侣罹患妇科疾病的风险;对防止伴侣间艾滋病传染有积极作用。同时,论文从现代医学角度解释犹太传统要求在出生第八日进行该手术的原因,并关注包皮切除后的临床及生物医学应用,如它可以作为移植供体区,并对于干扰素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另外,割礼作为传统仪式,在全球不同社会文化中也引起了争议与关注。

【关键词】犹太割礼;包皮环切术;犹太传统;医学价值

一、引言

割礼是犹太男性出生后面对的第一个民族传统,至今仍在全球犹太族群中普遍实行。在现代医学中,包皮环切术(circumcision)是指切除部分或全部阴茎包皮的外科手术。尽管割礼和包皮环切术在形式上相似,但需要说明的是,犹太割礼作为宗教仪式,其原始目的与医学无关,而包皮环切术则是出于医学目的的临床实践。当前学界对二者的研究通常分属宗教学与医学,前者较多集中在割礼对犹太民族的意义、习俗流变等,后者则较多关注其对健康的影响,很少涉及宗教习俗实践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本文试图从跨学科视角,分析犹太割礼传统中可能隐含的生理机制,并反思现代医学的解释对传统宗教实践存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战期间在华德裔犹太难民的文化生活”(20BSS058)阶段性成果。

^{**} 杨梦,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赵绮文,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

的潜在影响。

二、割礼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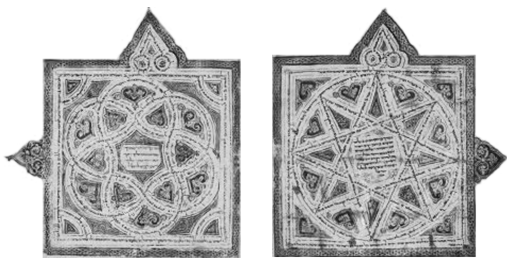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犹太民族经历了多年流散,却流而不散,犹太教是目前世界三大一神信仰中最古老的宗教。在《创世记》中,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经过用文字记载了下来:“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创世记》17:12-14)“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世记》21:4)这些文字表述说明神与犹太民族之间以割礼为约,以此作为永远的标记,且确立了该仪式的时间规范(生后第八天)与代际传承的义务。

如果犹太男婴没有生理或其他健康问题,在其出生后第八天就必须施行割礼。犹太人中专门执行割礼的从业人员被称为 mohel(割礼师,希伯来语 מוהל)。割礼进行时,由长辈手抱男婴,割礼师以特制刀具切除男婴包皮,完成后致祝词宣告男婴已实践律法,接着由男婴的父母致祝词,表明自己的儿子已被纳入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契约,后再正式给男婴起名。尽管这一过程与现代包皮环切术存在操作上的相似性,但仍有本质差异:前者是出于宗教原因的犹太民族群体的普遍实践仪式,而后者是出于健康原因的个体化医疗行为。

根据犹太传统,男婴要在出生第八天时进行割礼。现代医学研究显示,新生儿进行包皮环切术的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低(2%—6%),在 1—9 岁接受包皮环切术的男孩中增至 20 倍,10 岁以后增至 10 倍。^① 因此,在婴儿时期施行包皮环切术相对安全。然而,新生儿凝血功能在出生一周内会呈现动态变化:几乎所有的凝血因子在出生后一周内数值均偏低,造成凝血障碍,特别是其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凝血因子 II 的浓度会在出生后前三天逐渐下降,直至第五至七天才恢复至出生水平。^② 不仅如此,体内凝血因子的多寡与维生素 K 的浓度有很大关系。新生儿维生素 K 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母乳,但因产后激素影响,分娩后三天内产

① 参见 M. Srinivasan, “Rates of Complications After Newborn Circumcision in a Well-Baby Nursery, Special Care Nursery, and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Clin Pediatr (Phila)* 54 (October 2015): 1185-1191; C. El Bcheraoui, “Rates of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Male Circumcision in U.S. Medical Settings, 2001 to 2010,” *JAMA Pediatr* 168 (July 2014): 625-634.

② 参见 M. Andrew, *Nathan and Oski's Hematology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8)。



妇的母乳分泌量通常不足。因此,新生儿出生三天后体内储存的少量维生素 K 会被快速消耗,却没有补充来源,导致凝血因子浓度处于偏低水平。直至第八天,维生素 K 浓度重回出生时的峰值。古代医学无法通过注射等方式为婴儿补充维生素 K,因此出生后第八天实施犹太割礼,可减少术后出血的风险。

尽管这一发现似乎为“第八日”的规范提供了科学佐证,但不能忽略其中可能存在的宗教原因,例如“第八日”可能源于犹太传统中每七日一次安息日轮回的实践。换言之,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犹太民族选择在“第八日”实施割礼具备较好的医疗安全性,但不能确定此宗教仪式在时间的选择上是出于医疗安全的考虑。

三、割礼与健康

(一)犹太割礼与现代包皮环切率

由于全球范围内并非所有国家均开展过针对包皮环切术的全国性调查,因此统计相关数据存在客观局限性。一篇发表于 2016 年的文章对全球包皮环切率(包含割礼)进行了统计及估算,此项手术的普及程度与宗教、文化及医疗背景表现出显著关联性。^①

在存在割礼传统的宗教社群中,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犹太人口或穆斯林人口越多,该国的包皮环切率就越接近总人口中犹太人或穆斯林所占的比例。如以色列(犹太与穆斯林社群占比超过 90%)的包皮环切率为 91.3%,科摩罗(穆斯林占 99.4%)为 98.2%。另一部分是公共卫生驱动型的地区,包皮环切术被证实是防控艾滋病性传播的有效途径。^② 世界卫生组织长期在一些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积极推动包皮环切术,因此在非洲部分地区可以看到包皮环切率的快速增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支持非洲东

① 参见 B. J. Morris, “Estimation of Country-Specific and Global Prevalence of Male Circumcision,” *Popul Health Metr* 14 (March 2016): 4。

② 参见 C. B. Robert, “Male Circumcision for HIV Prevention in Young Men in Kisumu, Kenya: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369 (February 2007): 643-656; Ronald H. Gray, “Male Circumcision for HIV Prevention in Men in Rakai, Uganda: A Randomised Trial,” *The Lancet* 369 (February 2007): 657-666。

部和南部的 13 个国家实施了 8497297 次自愿医学包皮环切术。^① 而中国,由于缺乏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目前尚无确切数据。现有的研究综合考虑到文化(没有行包皮环切术的传统)、宗教(如中国境内的穆斯林社群)、医疗需求(如包茎)等因素,普遍估计中国包皮环切率约小于 5%—14%。^②

总体而言,受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割礼或包皮环切术的比例在全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分布。

(二)割礼与男性健康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包皮环切术被认为对阴茎癌、生殖器炎症、尿路感染的发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预防作用可能会受年龄、环境因素、个人卫生情况的影响。

阴茎癌是一种男性生殖道癌症,主要的诊断方法是活组织病理检查。患者延误就诊的原因包括因疾病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早期病灶较小或不典型、包茎或包皮过长未能及时发现、对该病症缺乏认识等。^③ 若病情已经发展至中晚期才确诊,患者可能要面临部分或全部阴茎切除术。从全球来看,阴茎癌在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发病率最低。^④

包茎是导致阴茎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⑤ 包皮过紧使包皮皮脂腺分泌一种具有强烈异味且不能排出的白色分泌物,长期积存成为包皮垢。有研究表明,包皮垢可能是一种致癌物质,积存过多会刺激阴茎头,使其发炎甚至粘连。^⑥

临床统计指出,幼年时期接受过包皮环切术的男性,由于卫生状况改善、减少龟头包皮炎和硬化性苔藓等慢性炎症,阴茎癌的发病率有所降低。进行包皮环切术的年龄与预防阴茎癌的效用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一项临床研究指

① 参见 M. E. Peck, "Voluntary Medical Male Circumcision for HIV Prevention - 13 Countries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2017-2021,"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72 (March 2023): 256-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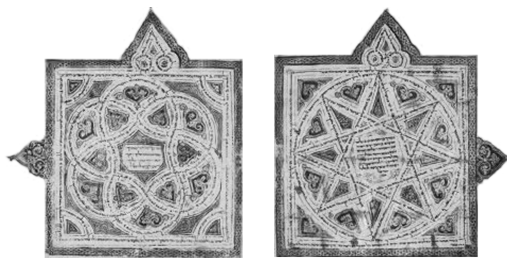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② 参见 WHO and UNAIDS, *Male Circumcision: Global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Prevalence, Safety and Acceptability* (Switzerland: WHO Press, 2007), 7-14。

③ 参见 C. E. Stecca,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enile Cancer: A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col Ther* 9 (January 2021): 21-39。

④ 参见 O. Visser, "Incidence and Survival of Rare Urogenital Cancers in Europe," *Eur J Cancer* 48 (March 2012): 456-464。

⑤ 参见 J. R. Daling, "Penile Cancer: Importance of Circumcision,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Smoking in in situ and Invasive Disease," *Int J Cancer* 116 (September 2005): 606-616。

⑥ 参见马晓年 Ma Xiaonian,《性健康蓝皮书》[Xing Jiankang Lanpishu] (重庆[Chongqing]:重庆出版社[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2009)。



出,相比于婴儿期施行包皮环切术,在婴幼儿期后进行该手术可能无法提供相同程度的保护作用^①,而在成年期实行该手术,同样不能显著降低罹患阴茎癌的风险。

此外,一项回顾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男性婴幼儿进行包皮环切术可以使其出生后第一年尿路感染的发病率降低 91%,并显著降低与尿路感染相关的医疗费用和住院率。^②

(三)割礼与女性伴侣健康

包皮过长或包茎除了对男性存在健康隐患外,对其女性伴侣亦有一定风险。研究显示,男性如果存在包皮过长、包茎等问题,其女性伴侣检测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包皮正常的男性的女性伴侣。^③ 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包皮过长或包茎导致男性的包皮腔内形成稳定的特殊环境,HPV 易感性、感染种类及病毒载量均增加,更容易成为 HPV 的感染者或携带者;然后通过性接触,男性可将 HPV 传播给配偶。而女性阴道内适宜的温度、湿度,更有利于 HPV 存活。实际上,HPV 感染在人群中较为普遍,大部分人在性生活开始后,都曾感染过该病毒。^④ 但约 90%感染者都能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统自然清除病毒。^⑤ 当男性因包皮过长或包茎积存包皮垢,内藏大量细菌时,长期刺激下包皮垢会使女性阴道感染,发生慢性炎症。如果 HPV 持续存在,女方或会罹患宫颈癌。

近年一些研究指出,相较于未进行包皮环切术的案例,有包皮环切术史的男

① 参见 J. R. Daling, “Penile Cancer: Importance of Circumcision,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Smoking in in situ and Invasive Disease,” 606-616。

② 参见 E. J. Schoen, “Newborn circumcision decreases incidence and costs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Pediatrics* 104 (April 2000): 789-793。

③ 参见刘学伟 Liu Xuewei,〈男性包皮状态与女性配偶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相关性探讨〉[Impact of Male Foreskin Status on HR-HPV Infection in His Spouse],于《中国性科学》[The Chines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2015 年第 12 期 [2015, Issue 12],46—49。

④ 参见刘北陆 Liu Beilu,〈分泌物 HPV16, 18 阳性女性及其性伴侣两年跟踪检测结果分析〉[Analysis on Two-year Follow-up and Detection Results of Women with Positive HPV 16 and HPV 18 in Secretions and Their Sex Partners],于《中国妇幼保健》[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2012 年第 27 期 [2012, Issue 27],4250—4252。

⑤ 参见狄文 Di Wen,〈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和宫颈尖锐湿疣〉[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nd Cervical Condyloma Acuminatum],于《实用妇产科杂志》[Journal of Practic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2004 年第 2 期 [2004, Issue 2],67—68。

性的女性伴侣细菌性阴道炎发病率降低了 40%，阴道毛滴虫感染率降低了 48%^①；男性及其女性伴侣 HPV 感染率降低 32%—35%^②，单纯疱疹病毒-2 型感染减少 28%—34%^③。

(四) 割礼与两性健康

2007 年，科研人员分别在肯尼亚及乌干达对 2784 名、4996 名艾滋病阴性的男性开展了一项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当这些男性与艾滋病阳性的女性发生性行为后，已进行包皮环切术的男性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概率可以降低 55%—60%。^④ 这表明包皮环切术能有效降低艾滋病从女性传染给男性的风险。此项研究成果入选美国《时代周刊》的“2007 年十大医学突破”，并高居榜首，被称为开启“HIV 防治的新时代”。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者瓦维尔 (Maria J. Wawer) 等在 2003 年至 2007 年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在乌干达选取了 159 对伴侣作实验对象，其中男性确认感染艾滋病，女性未感染。实验结果显示，包皮环切术不能降低艾滋病病毒从受感染男性传播给未感染女性的风险。但同时瓦维尔指出，这个结果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有部分男性在手术伤口完全愈合之前就恢复性行为，可能会造成血液传播的风险。尽管本研究提示包皮环切术不能降低艾滋病从男性向女性传播的风险，但研究者仍认为包皮环切可减少已感染艾滋病的男性的生殖器溃疡疾病和 HPV 感染，表明其对健康有直接的好处。^⑤

2004—2010 年的一项关于以色列、荷兰和法国的异性恋者研究揭示了包皮环切术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之间的潜在关系。研究发现，各个年龄段的以色列异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均明显低于荷兰或法国。尽管相较于荷兰和法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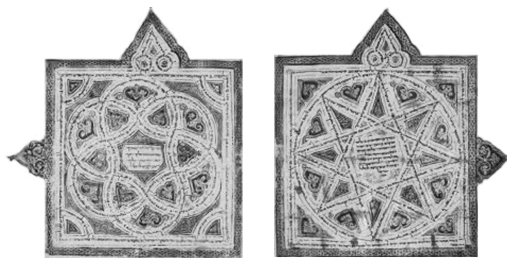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A. A. Tobian, "Male Circumcis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The Case for Neonatal Circumcision,"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164 (January 2010): 78-84。

② 参见 A. R. Giuliano, "Male Circumcision and HPV Transmission to Female Partners," *The Lancet* 377 (January 2011) 183-184。

③ 参见 A. A. Tobian, "Male Circumcis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HSV-2 and HPV Infections and Syphilis," *N Engl J Med* 360 (March 2009): 1298-1209。

④ 参见 C. B. Robert, "Male Circumcision for HIV Prevention in Young Men in Kisumu, Kenya: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369 (February 2007): 643-656; Ronald H. Gray, "Male Circumcision for HIV Prevention in Men in Rakai, Uganda: A Randomised Trial," *The Lancet* 369 (February 2007): 657-666。

⑤ 参见 M. J. Wawer, "Circumcision in HIV-infected Men and Its Effect on HIV Transmission to Female Partners in Rakai, Uganda: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374 (July 2009): 229-237。



色列的国民总收入更低,但三国在获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治疗的机会方面并无差异,且在性伴侣数量和避孕套使用情况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而各项分析参数中男性包皮环切率具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人员相信包皮环切率高可能可以解释以色列艾滋病感染率更低的现象。^①

包皮环切术有利于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可能原因如下。当男性包皮过长时,龟头可能会被包皮覆盖,进行性行为时更易造成包皮和龟头的摩擦损伤,使得艾滋病病毒可随血液进入人体。而且男性阴茎内包皮的黏膜上含有丰富的朗罕氏细胞、CD4⁺ T 细胞,这些都是艾滋病病毒的靶细胞,易与 HIV 抗原结合。另外,包皮的免疫反应和生殖器微生物组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宿主 HIV 易感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厌氧菌群失调可能是感染 HIV 风险的一般机制,而包皮环切术可很大程度改善厌氧菌群失调。^② 实行包皮环切术时,内包皮被切除,包皮系带随之萎缩,艾滋病病毒通过性生活途径进入男性人体的机会便大幅下降。同样,由于男性阴茎上吸附的艾滋病病毒数量减少,也可间接降低传染给女伴的风险。

尽管多项研究肯定了包皮环切术对疾病的预防作用,但手术的风险不能忽视。包皮环切术的并发症包括疼痛、出血、感染、阴茎和周围结构受损等。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如果手术由非专业人士进行且缺乏足够的政策和设备支持,并发症发生率可以高达 20%。但若手术经由专业人士在安全环境下进行,可以大幅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至 0.2%—0.4%,且能在并发症发生后得到快速有效的处理。^③

另外,每种疾病的感染及传播途径复杂多样,在医疗资源充足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采取更多方法达到与包皮环切术后相同或更好的预防效果。如艾滋病,其传染途径复杂,且包皮环切术尚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有效减少男女异性、男男同性性行为者之间的艾滋病传播。但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男性包皮环切术和艾滋病预防的相关报告中指出,目前建议一些艾滋病高发且包皮环切术流行率低的国家实施包皮环切术(主要是一些医疗资源不足的非洲国家),作为预防艾滋病异性传播的重要策略,并以新生儿作为长期战略的目标人群,因为他们的

① 参见 D. Chemtob, “Impact of Male Circumcision among Heterosexual HIV Cases: Comparisons between three Low HIV Prevalence Countries,” *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 4 (August 2015): 36。

② 参见 C. M. Liu, “Penile Anaerobic Dysbiosis as a Risk Factor for HIV Infection,” *MBio* 8 (July 2017): e00996-1017。

③ 参见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JHPIEGO, *Manual for Early Infant Male Circumcision under Local Anaesthesia* (Switzerland: WHO, 2010)。

手术更简单且风险更小。^①

(五)包皮再利用

割礼的历史悠久,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包皮环切术的积极意义。但在临床上,包皮被切除后常被视作生物医疗废弃物处理。事实上,包皮具有一定的临床及生物医学用途。^② 包皮作皮肤移植物的价值逐渐被各科医生留意,包皮开始作为皮肤移植物应用于临床实践,较为常见的移植应用之一是整形外科用于皮肤缺损的修复。

皮肤是人体最大且十分重要的器官,作为机体和外界环境的接触界面,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皮肤基底层细胞具有分裂再生的能力,故其有一定的修复再生功能。但若缺损面积超过其自我修复能力,便需要医学手段介入,其中皮肤移植是常见的外科手段。

已有临床病例证实,包皮是一种良好的皮肤移植供体。相较于其他供体皮肤,包皮的优势十分显著,包括供体区由此引起的并发症低,具有良好的延展性,没有毛囊,次发性收缩发生率低;受体部位易适应且颜色自然,适合瘢痕体质的个体;等等。^③ 另外,包皮自体移植可以避免移植排斥反应,更为安全。一则临床报告记录了两例以包皮作自体移植的案例。患者皮肤缺损并发包皮过长或包茎,切除包皮后,将其制成实际表面积为9平方厘米的可移植皮片,利用点状植皮的方法,最终可修复约66平方厘米的缺损面积。^④ 其他的临床应用包括尿道重建^⑤、肛门表面重修^⑥、耳道重建^⑦等。

除作为移植供体外,新生儿的包皮还被发现是多种细胞类型的来源,如内皮

① 参见 WHO/UNAIDS Technical Consultation, *New Data on Male Circumcision and HIV Prevention: Policy and Programme Implications* (Switzerland: WHO, 2007), 48。

② 参见 T. Oliveira, "Human Foreskin Fibroblasts: From Waste Bag to Important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Clinical Urology* 11 (February 2018): 385-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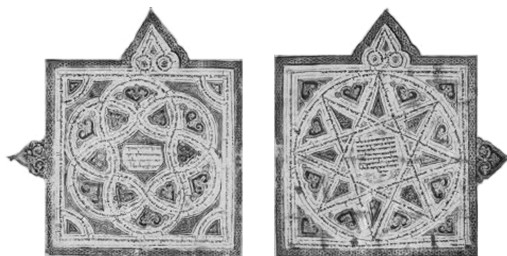
③ 参见 G. Aslan, "The Prepuce and Circumcision: Dual Application as a Graft," *Annals of Plastic Surgery* 52 (February 2004): 199-203。

④ 参见裴宪武 Pei Xianwu,〈包皮为供区的皮肤移植〉[Skin Grafting Using Foreskin as the Donor Site],于《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2003年第2期[2003, Issue 2],129。

⑤ Z. Yue, "Free Graft Two-stage Urethroplasty for Hypospadias Repair,"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 20 (January 2005): 119-122。

⑥ 参见 C. Fucini, "Free Graft Foreskin Anoplasty," *Colorectal Disease* 14 (August 2012): e506-507。

⑦ 参见 K. Frölich, "Navigation-assisted Construction of an External Ear Canal Using an Autogenous Foreskin Graft," *ORL J Otorhinolaryngol Relat Spec* 67 (July 2005): 137-141。



细胞、角质形成细胞、黑色素细胞、干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其中成纤维细胞可用作提取干扰素- β (IFN- β)。

干扰素是人体内一类天然蛋白质(细胞因子),其中 IFN- α 、IFN- β 、IFN- γ 已经被证实具有免疫调节、抗炎和抗病毒的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米歇尔·雷韦尔(Michel Revel)开始着手研究干扰素,但当时的干扰素定价极高,而新生儿的包皮内含有大量干扰素。雷韦尔通过各种努力,从以色列的割礼师处得到 20 个包皮,并提取出足量 IFN- β 用于科研。经过多次实验后,最终获得干扰素的基因。这项研究使干扰素得以批量生产,并投入临床应用,如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MS)。MS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和髓鞘破坏^①,常见症状是肌无力、运动功能障碍或肌肉痉挛。自干扰素投入市场以来,IFN- β 作为 MS 一线治疗药物的长效性和安全性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体现。^②

综上所述,尽管割礼在客观结果(割除包皮)上存在健康效益,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是现代医学对割礼这一传统仪式的后验解释。二者在操作动机、执行标准、伦理基础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在讨论犹太割礼及包皮环切术时,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画上等号。若将犹太割礼“医学化”,既可能以医学的角度消解其宗教内涵,也可能为传统仪式披上医学的保护网,阻碍了其他对该仪式合理性的理性讨论(如儿童身体自主权等)。

四、传统仪式的现代争议

从传统上而言,犹太割礼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宗教仪式,是犹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但这一历史悠久的仪式,在现今社会互动的碰撞中,其必要性和道德合理性渐渐受到部分人的质疑,冲突主要围绕着宗教自主权等问题。

割礼涉及对婴儿的身体进行非治疗性的手术干预,引发了关于个人权利和身体完整性的争议。在德国,宗教自由和人身保障同属宪法保护的 personal rights。基于这一事实前提,2012 年 6 月,德国科隆地方法院处理了一场诉讼,当中裁定

^① 参见 G. L. Plosker, “Interferon- β 1b: A Review of Its Use in Multiple Sclerosis,” *CNS Drugs* 25 (January 2011): 67-88。

^② 参见 M. Hecker, “Interferon-beta Therapy in Multiple Sclerosis: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Patients’ Individual Gene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lecular neurobiology* 48 (December 2013): 737-756。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了对未成年男孩实行割礼属于一种人身虐待。^① 法院认为儿童保持身体完整性的权利高于父母执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判决随即引起各方讨论,甚至引发了关于德国反犹太主义的讨论。很多犹太人指责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宗教自由。而部分割礼反对者则主张割礼的实施应延迟至个体成年后由其自行决定,即尊重个人自主权。甚至部分犹太父母也决定不再为其新生儿施行割礼,而采用其他替代仪式。

马修·赫斯(Matthew Hess)是美国加州一名活动家,他反对对未成年人(包括男性及女性)进行任何形式的割礼,并于2011年出版相关漫画《包皮先生》(*Foreskin Man*)。漫画第二期中描写了一场“包皮先生”与“怪物割礼师”(Monster Mohel)的战争。对这一负面描述,旧金山州立大学犹太学教授弗雷德·阿斯特伦(Fred Astren)表示,漫画表达了一种反犹太主义倾向。漫画也随即引发了犹太社群等的激烈讨论。^② 西方自由主义强调“身体自主权”的重要性;但在犹太群体中,传统仪式的传承是身份认同的构成部分。因此,当中实际上涉及了跨民族、跨文化的争议。

在医学界,包皮环切术也是一项未取得一致共识的手术。美国属于包皮环切率较高的国家。2014年发表在《梅奥诊所学报》的一项分析显示,在1960—2010年五十年间,14—59岁男性的包皮环切率总体上升了2.9%,但接受包皮环切术的新生儿比例却下降了6%,研究分析一部分原因是西班牙裔移民人口的增加,这个群体在过去进行包皮环切术的比例就较低,另外也可能与部分州医疗保险取消覆盖包皮环切术相关。^③ 同时,美国儿科学会在2012年发表的报告中,尽管指出了包皮环切术的好处大于风险,但没有推荐全面进行新生儿包皮环切术,而建议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宗教和家庭的因素。^④ 另外,随着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水平的提升,许多包皮环切术的健康收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包括进行定期身体检查、采取安全性行为等,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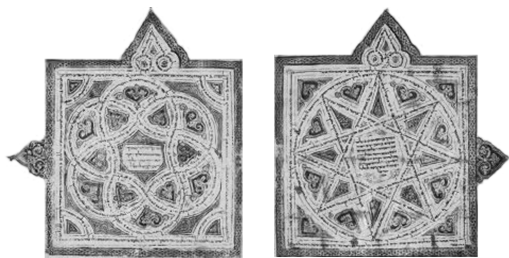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对于包皮环切率下降,尤其是部分犹太家庭也选择放弃施行割礼的现象,可尝试归因如下。首先,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通婚率上升,使得割礼这一传统仪式在家庭内部开始产生讨论空间和矛盾,这影响了部分一方是犹太人而另一方

① 参见 Stephen Evans, “German Circumcision Ban: Is It a Parent’s Right to Choose?” *BBC News*, July 13th, 2012.

② 参见 Will Kane, “Anti-circumcision Comic Offends Jewish leaders,” *SFGate* (Jan 2011).

③ 参见 B. J. Morris, “Circumcision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ising or Falling? What Effect Might the New Affirmative Pediatric Policy Statement Have?” *Mayo Clin Proc* 89 (May 2014): 677-686.

④ 参见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Task Force on Circumcision, “Male Circumcision,” *Pediatrics* 120 (September 2012): e756-785.



非犹太人的家庭,从而提供了引申至社会讨论的契机。其次,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割礼在犹太文化中蕴含着契约、祝福等美好的意义,但在其他文化中却代表着伤害。多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现代社会中的必然存在,如何妥善处理当中的认知差异,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关键过程。最后,人权意识的抬头。人权意识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部分反对割礼者认为,割礼侵犯了婴儿的自主权和身体完整性,因为它是在婴儿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被视为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原则。

犹太割礼的争议是多方面、多因素的,它在不同的地区和社会中,又衍生出不同的讨论方向。但也可以看到,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犹太割礼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传统仪式,它正尝试在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中找到变化的空间并取得平衡。

五、总结

在犹太传统中,犹太割礼是上帝与犹太民族的契约,因此犹太男性接受割礼的比例十分高。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包皮环切术的医学价值愈发突出,推广包皮环切术已是目前多国在进行或筹划的事务。这项外科手术不仅能助力男性健康、大幅降低阴茎癌的发病率,还能保障女性伴侣的健康,降低女性罹患妇科疾病的风险。此外,包皮环切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防艾滋病传染。犹太割礼规定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进行,虽然表现出医学上的合理性,但不排除是出于某种宗教原因。随着医学的全面发展,包皮的临床及生物医学应用价值开始被发现,除了被用作移植供体等,对干扰素的提取也是其重要价值;但从宗教角度讨论,它的医学利用可能超出了仪式本身的意义。

综上所述,犹太割礼存在客观的医学价值,但并不能解释为仪式的根本目的。因此,在讨论犹太割礼这一传统仪式时,难以用任何单一的意义将其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割礼作为传统仪式,在现代社会中激起了争议与讨论,包括人权权利、医疗健康等。割礼仪式在当今依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关注。